

藏書

新書名臣傳總目

○一經世名臣
○二疆主名臣
○三富國名臣
○四諷諫名臣
○五循良名臣
○六才力名臣
○七智謀名臣
○八直節名臣○以上共八門

經世名臣卷五之六

魏相

江統

馬周　魏徵別見

李德裕

郭崇韜

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蘇頌　邵雍別見
范純仁　程顥別見
呂好問　楊時別見
葉適
崔與之
劉秉忠
廉希憲別見
耶律楚材別見

漢名臣傳卷五

○一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歿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必不能過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

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illegible]

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

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

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

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

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

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

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

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后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

諡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度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

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以西都長安及至王

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彊又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

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

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
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宜布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
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
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
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
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訶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

郎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趣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欒黶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戸邑必有材行

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者營為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曰我蹔不見周即思之侍中

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纚纚令人忘倦
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
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
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
無貲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
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爲司
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
焉

○李德裕○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荅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訹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巳代之

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亦爲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歳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縧繚

絹千匹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報德爲言豈二祖不臣如此令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

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聖擭然爲逢
吉排笮訖不內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
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
秉政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
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
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
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
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嶲
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

益其策非是至元顗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踐
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
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
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
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
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鋭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
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
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
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

奪蠻險於是二邊寖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

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累表請
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俄
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為
宗閔所譖出為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
宗閔既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
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
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
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
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

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既入謝即進言
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
琴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
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
眞切至到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
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
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
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

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鋭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

路寃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
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
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
纔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
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
恒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兩鶻未幾澤潞劉
叛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
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
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

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弘
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
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
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
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
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上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
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火答在臣

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毛髮爲森竪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懼曰衞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自敘求○好之人德裕所薦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賞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嚮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以問諸學士

德裕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親厚及附麗者甚衆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焉逢吉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討畫甚長遭遇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

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邪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

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决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遂郎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甞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皆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

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
曰令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
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
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
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
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
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
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
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

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皆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效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莊

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日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爲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及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迎延[illegible]

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訴於
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
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死餘皆
見殺崇韜自以爲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焉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
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
因以綏來之其不幸被讒以死信矣哉盈滿之難居
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藏書名臣傳卷六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毋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

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未屏帝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為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

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肖相國故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

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專[illegible]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頗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宗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

奸惡

以賜之二女皆辨咸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
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
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
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
歸私第闔戶啓篋讀書竟日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
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
下事爲己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
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晚而
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

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退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普爲弭德超所譖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

聖主

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

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卽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于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

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廷美亦可謂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爲難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

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

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普已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三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以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

祖兵聚清流處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巳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邀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旣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

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爲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

學究韓王普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内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故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

不戰而勝若動之愼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行寛大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熈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没上訪近臣齊

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意上因授齊給事
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
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
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
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
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
漏恐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
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
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

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烝兵遥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潘美奏反歸功於盧漢贇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三部分屯繁時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時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時兵所敗淳化三年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叅知政事數月拜平

章事王延德嘗上殿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為請于
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
而干執政於是罷齊賢為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真
宗即位乃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為上
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朕以為皇王之
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
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
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
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没靑岡砦廢棄靈武一郡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

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一失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月暮用兵斷彼貢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開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能增益

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illegible]心

又以財色小失罪與才難乎

父祖故地別無他志故先帝與以銀州廉察以治之意是後攻刼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閒靈州始爲吞噬臣初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爲敵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爲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前攻刼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

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況潘羅支已亡廝鐸督又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奬寒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初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

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肎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見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彘肩爪分爲數段噉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奇士

○向敏中　有才有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致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清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贓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驗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

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眞宗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

洞縱閱命儺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
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
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
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愛伶人
付與富室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刦盜或至縱遣所至
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
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
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豈第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爲
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在西京時有僧暮過

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贓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贓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紿之曰

昨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决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穎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

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

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自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廢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為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

皆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

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

而衮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豈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須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須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須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須哲宗曰須

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冡

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

十二頌器局閎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

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

典故喜爲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

焉

○范純仁　前醜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

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拜同知諫院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辭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純仁凡所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錄申中書安石見而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

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上

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旣久邊事必熟純仁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也遂行秦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民讙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閒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

有殍死者既已坐罪罷去矣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為真率會洛中以為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為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光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

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
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
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
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
爲綰巳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
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
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
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陰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葢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

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
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
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
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
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
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
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
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

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穎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

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已乃許之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

謚曰忠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謝他日伊川見劉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慎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官生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

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
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
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
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
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
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
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
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
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爲

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宜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留乃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

袍帶非戎人在旁勉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

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不通甚胡說甚可）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根甚）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此日便當做御史）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

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絜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跡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以學行著名李生曰李綱當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矣可惜眞可惜

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即可變而爲強也今欲改弦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宗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册

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揺不可復制乃
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三百人使采石將徐
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
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
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
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
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
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
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

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於[illegible]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三千人幷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

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讐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胄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禿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眞用得眞用得

〇崔與之 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少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與之令梟其首折手足以徇金遷于沭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逵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荅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

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乃召入爲秘書少監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董居誼爲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兼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

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宜急歛兵還屯夏人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伍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以致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

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
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爲吏部
尚書數以御筆起旹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
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之叅知政事右
丞相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
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
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
獨斷獨斷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
偏聽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章嘉

熙三年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八十二

○劉秉忠　僧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中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卽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

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愼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禿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